

2005~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重点课题

中国蒙古族地区 佛教文化区

嘉木扬·凯朝著





佛中国
教蒙古
文族
地区
化区



嘉木扬·凯朝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嘉木扬·凯朝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 - 7 - 105 - 10462 - 8

I. 中… II. 嘉… III. 蒙古族—民族地区—佛教—宗教
文化—研究—中国 IV. 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7988 号

责任编辑: 包斯琴

封面设计: 胡步青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17

定 价: 4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462 - 8/B·429 (汉 179)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 010-58130938 发行部电话: 010-58130904

内容提要

绪论部分，对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艺术的形成过程与蒙古民族文化进行了综述。

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代开始，蒙古人就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是，当时的汉传佛教居士禅人宰相耶律楚材（1190—1244），他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期至后来的近30年间，为蒙古帝国出谋献策并传播佛教思想。所以，蒙古人最初接触佛教应归功于蒙古帝国时期的耶律楚材。也就是说，蒙古人最初接受汉传佛教文化影响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耶律楚材的倾心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蒙古人最终又接受了藏传佛教文化，并确立藏传佛教为国教呢？笔者认为这与藏族人、蒙古族人都是游牧民族，有许多相同的生活方式有关；尤其是这两个民族自古以来都有共同的崇拜“天”的原始宗教意识。藏语中的“天”是“拉lha”。藏族宗教意识中的“拉lha”，即佛教的“佛、菩萨和天”之意。佛教从印度和尼泊尔传播到藏族地区之后，藏传密宗里的护法之一“吉祥天母”（dpalldan lha mo）在藏族地区和蒙古族地区广泛受到民众的信仰。蒙古人的宗教意识中也崇拜“天”，所以对蒙古人来说，藏族人信仰的佛教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而且对一般的蒙古民众来说，藏族人信仰的“拉lha”与蒙古人信仰的“腾格里tngri”，即蒙古语的“天”有相同之处，所以我们认为是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

的。

第一章阐述了元朝时期蒙古族地区佛教寺院的艺术风格。

佛教寺院的建筑是寺院综合艺术的载体，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以其造型、布局、色彩与周围山川大地的美妙结合，充分显示了设计者的匠心独具和建设者的鬼斧神工。蒙古族地区佛教寺院一般由主殿、东西配殿、扎仓、拉让、宝塔、活佛宫、钟楼、鼓楼、僧舍、斋堂、护法殿、院墙等主体建筑组成。

在整体、局部和个例三个方面，显示出设计者的一致性 or 相似性。比如内蒙古包头市的五当召，其主体建筑以三层平顶大经堂为中心，向北和左右延伸的主要建筑有右面的二层藏式因明殿，大经堂背后高处建有二层平顶的藏式时轮金刚殿，时轮金刚殿左面的二层藏式平顶建有围墙院的活佛宫和设有围墙院的僧舍。主要建筑特色以平顶白色厚墙、墙体略呈梯形，屋顶以棕色镶边，藏式窗户，屋顶上矗立有鎏金铜质经幢、法轮和法轮两边对使的双麓。五当召完全是典型的藏式佛教建筑群。它是参照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建筑而建的。蒙古族地区的佛教寺院建筑纯粹藏式的不多，绝大部分是藏汉合璧，以及蒙古和印度风格相结合的建筑艺术风格。

佛教雕塑一般集中在寺院和石窟内外，甚至其周围的山体、岩石上。以佛陀、菩萨、天王、度母、阿罗汉、护法神等大量的人物肖像和狮子、大象、鹿等少量动物造型为主。可用材料有泥、石、木、金属等。早期雕塑艺术作品的表现普遍纯朴、粗犷，它表现匠人的构思、制作空间比较自由、宽阔。似乎又是共同遵守统一的原则。据文献记载，至元七年十祖建大护国仁王寺时就已经有了此雕刻艺术。

历史上蒙古人中不乏用绘画、雕刻、雕塑、铸造等艺术表

现佛、菩萨、阿罗汉、金刚形象的艺术家的化身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rJe btsun dam pa Qutugtu，尊贵的圣人之意）一世扎纳巴扎尔（Zanabazar，乍那巴乍耳，1635—1723），绘画、铸造的佛像和菩萨度母，以及内蒙古多伦诺尔（dolugan nugur，七湖之意）又称汇宗寺，制造的佛像、菩萨像，精美、细腻、尺寸准确，自清朝以来在蒙藏地区闻名遐迩。各世的章嘉呼图克图为多伦诺尔造像艺术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号称“东藏”的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境内的瑞应寺，其寺院周边道路全长 12 华里。道路崎岖，大小石雕佛像沿路林立，素有“环寺院万尊佛”之称。

第二章明清时期的蒙古族地区的佛教文化中，主要论述了蒙古族地区佛教的表现艺术“金刚驱魔法舞”传播的历史与蒙古族地区民间文化的关系。试图说明这种宗教文化艺术为什么在蒙藏地区流传至今，又怎样成功地融合了佛教传统文化艺术与本民族固有的宗教文化艺术风格。

佛教文化艺术传入蒙古族地区之前，在蒙古族地区本土固有的萨满教（蒙古语：Bögeyin šasin）也有类似佛教密宗金刚驱魔法舞这样的宗教文化艺术舞蹈表演。蒙古人通过萨满教的舞蹈，祈求一年太平安稳幸福的生活。佛教文化艺术传入蒙古族地区之后，金刚驱魔法舞也取代了本土萨满教的舞蹈艺术风格。

很多学者认为金刚驱魔法舞起源于藏传佛教的修行僧拉龙贝吉多吉为护佛法杀死藏王朗达玛的 838 年。笔者认为拉龙贝吉多吉，本是藏传佛教的修行高僧，正因为他是修行有成就的密宗行者，所以通过密宗舞蹈艺术（金刚驱魔法舞）来表现消除法魔，杀死藏王朗达玛是理所当然的事。

金刚驱魔法舞是蒙藏佛教寺院里年初法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起源于 8 世纪吐蕃王朝藏王赤松德赞（742—797）时代，为修建

桑耶永固天成大寺（简称桑耶寺），775年由莲花生大师将其传到藏土，又与藏传密乘之金刚乘和坛城仪式的地舞、供养舞相结合。金刚驱魔法舞传入蒙古族地区可以追寻到13世纪的元代，以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教法为契机，此佛教舞蹈也被蒙古人所接受。后世在蒙古族地区，由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教法代替了萨迦派的教法后，金刚驱魔法舞也随潮流普遍弘扬于蒙古族地区的各大小佛教寺院。

举办金刚驱魔法舞主要是以弘扬佛教文化止恶行善为宗旨，制伏诸恶魔，给民众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在世俗娱乐中，包含佛教的“慈悲喜舍”的菩提行。

在蒙古族地区佛教的仪礼艺术中，具体考察了在蒙古族地区佛教寺院举行的各种法会内涵。较为详细地研究了无量寿佛灌顶仪轨的内涵，笔者认为无量寿佛灌顶主要是针对人道而言，因为人知道区分善恶，知道如何修行正道，受无量寿佛灌顶后，无量寿佛以大慈大悲加持修行者，加持他“不死于非时”（非时不死），以达圆满的人身之寿命，成就其离苦得乐，乃至往生极乐净土，修成正果。

换言之，佛教认为，如果那些本来受着痛苦折磨、不得快乐之三恶道的饿鬼、牲畜、地狱之众生，如让它们长命反而加重延长他们的痛苦时间；对其三恶道之众生来讲，无量寿佛是以大慈大悲加持他们早日脱离痛苦，速得人身，乃至往生极乐净土，修成正果。《无量寿经》云：“世间导师无量寿，尽度一切非时死；护佑痛苦无依众，敬礼觉者无量寿。非时死兆出现时，无量寿佛即显现；迅疾祛除致死因，愿速获得长寿果。”所以说，无量寿佛灌顶的主要对象是给有缘已得人身，又与无量寿佛有缘的人道而宣说的密乘之方便法门。

第三章，研究和解明了佛教文化艺术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

过程和弥勒佛造像的缘由。在蒙古帝国时期，对蒙古佛教和藏传佛教比较有影响的教派是藏传佛教中的噶玛噶举派。蒙哥汗（1251—1259 在位）赐予该派的噶玛拔希（1204—1283）为“国师”并授予玉印，让其担任起总领天下释教的重任。赐给金边黑僧帽，尊崇为“噶玛拔希”（拔希一词是蒙古语“老师”、“上师”之意）。以此为契机，蒙藏族地区佛教诸派先后都产生了活佛转世制度。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内蒙古地区、北京以及包括东北三省的章嘉呼图克图，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大活佛，极大地影响了蒙藏族地区的政治、宗教和文化艺术等领域。

在本章里又以极具特点的北京雍和宫弥勒大佛和内蒙古梵宗寺弥勒佛为中心阐述考证了弥勒造像的具体情况。就雍和宫的弥勒大佛来讲，民间传说的“先有佛像，后有宫殿”与历史文献有所差别。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雍和宫管理处合编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满文文献第五册二十六件记载说：雍和宫的万福阁是乾隆十三年（1748）十月二十日，将北京景山公园的万福阁拆迁后搬至雍和宫组建而成的。是年十二月九日，开始在雍和宫修建新的万福阁和雕塑弥勒大佛。当时从国库支出银 2 万两、赤金 3 万两，乾隆十四年（1749）九月三十日，举办了大殿落成和弥勒大佛塑像完成开光大法会。据此可以推定，其修建过程是先把白檀香木大体雕刻完成后立起来，然后组建大殿，建成后再完成了弥勒大佛的细部雕塑和装脏。

“装脏”一词，蒙古语称“阿弥欧系古鲁乎”（*aimi ki orsigulgu ~ togtagal tami ürgekü*），汉语意译为请智慧尊安住（佛菩萨的智慧）。也可以解释为请入佛菩萨的五脏六腑意。蒙藏佛教密宗仪轨方面，要求佛像、菩萨像、塔等塑成后，以及寺院建成后必须要举行“装脏”仪轨和开光仪轨。“开光”蒙古语称“尼顿讷各

乎”(nidun nige kü ~ borqan süngnikü), 汉译为“开眼”。蒙古族地区佛教的僧俗认为, 佛像、菩萨像等如果不经修行有成就的高僧大德以及佛教寺院法会举行“装脏”和“开光”仪轨仪式的话, 会与普通的艺术品和装饰品没什么区别, 因此蒙藏地区佛教僧俗非常重视这个传承仪轨。而且密宗修行者认为, 通过高僧大德和法会的“装脏”、“开光”仪轨之后, 佛像、菩萨像就会以大慈大悲赐予众生福德和智慧, 众生能够真心真意地接受佛菩萨的慈悲和本愿。

“装脏”仪轨通常由以下几个程序组成: 第一, 法身舍利(指佛经咒语); 第二, 佛身舍利; 第三, 谷、芥舍利(指像谷粒和芥籽的舍利); 通常也指修行有成就的高僧大德和活佛之火化后的舍利。

在本章里介绍了北京西黄寺“清净化城塔”、北京白塔寺“白塔”、呼和浩特的“金刚宝座塔”和席力图召的“双耳喇嘛塔”、塔尔寺的八宝如意塔等。介绍了内蒙古杭锦旗菩提济度寺新建的“吉祥果聚塔”的艺术风格及该塔的艺术特色。

佛教寺院建筑之一——宝塔, 在佛教史上蒙古族地区著名的宝塔有北京元大都的妙应寺白塔(建于至元八年, 即 1271), 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设计并参加建成。塔高 50.9 米, 下部为三层方形折角须弥座, 其上为半圆突起的莲瓣组成覆莲座和承托塔身的环带形金刚圈, 方形折角塔基自此过渡到圆形塔身, 自然而富于装饰性。塔身似硕大的覆钵, 上有 7 条铁箍环绕, 顶端承托直径 9.9 米、上覆 40 块放射形铜板瓦的华盖, 其周边悬挂 36 个铜质透雕的流苏和风铃, 每个高 1.8 米, 有镂空花纹, 风来铃响, 清脆悦耳。华盖上为铜质小塔形宝顶, 高约 5 米, 重 4 吨。该塔的塔颈和塔顶部位的造型独特, 在蒙古族地区不多见。西藏江孜县白居寺有一座明代依山而建的以经堂佛殿为

塔基的四面八角“衮本乔典（万尊佛）”塔，与元大都妙应寺的白塔相似。另外，藏传佛教萨迦派著名高僧赴蒙古族地区传播佛教后在凉州圆寂，蒙古王给他修建了一座灵塔；忽必烈在位期间委派八思巴在西藏建造了一座黄金宝塔，都是蒙藏佛教艺术史上比较有特色的建筑。

从蒙古族地区佛教宝塔建筑艺术不难看出，元朝以前汉传佛教就已经在蒙古族地区传播了。

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境内还有一座辽代白塔，当地蒙古人称“察罕苏布尔嘎”（Chagan Suburga）。七层八棱，向上收缩，呈柱形，棱的四面有窗孔，另四面有浮雕，还有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瑞应寺的舍利塔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的六和塔。

众所周知，宝塔的建造起源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这种塔主要用于供奉佛舍利和供奉佛经。而佛教传到蒙藏地区之后，建造宝塔主要用于纪念那些德高望重的高僧、活佛的灵塔。宝塔有建造在野外、寺院周围、寺内和殿内等多种形式。塔的造型艺术在保持印度造塔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本民族的艺术风格。

蒙古族地区佛教寺院的殿堂与宝塔有机结合，给整个寺院建筑增添了雄伟、高大、整洁、肃穆的艺术氛围。所以蒙古族地区将建造宝塔当做佛教的一种象征加以装饰。16世纪末，由阿巴岱汗主持在蒙古国境内建造了第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额尔德尼召。初建时期规模不大，只有几座殿堂，但是在以后的200多年里不断建造殿堂、扎仓（学院）、僧舍、宝塔，到19世纪末，其规模相当大了，殿堂就有60多座。在额尔德尼召陆续建造的宝塔，到19世纪初，不算寺院内的，光围绕着寺院的宝瓶式白塔就有92座之多。宝塔群使额尔德尼召显得雄伟壮观，充满圣洁魅力。

明代蒙古佛教的壁画——美岱召大雄宝殿壁画。坐落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大青山脚下的美岱召（蒙古语：弥勒寺之意，梵语：Maitreya），是成吉思汗第十七世孙阿勒坦汗（Altan Khan，1507—1581，即俺答汗），于1565年主持兴建的，初为阿勒坦汗的金国都城，1606年改建成藏传格鲁派在蒙古族地区的第一所佛教寺院。历史悠久的城寺——美岱召是由城墙和寺院建筑群组成的塞北蒙古高原堪称一绝的“城寺”。美岱召的主要建筑是古城，一座南北长度等同而城墙东西长度略有不同的方形古城。墙土夯筑，外用石块包砌。城门外墙和门洞用青砖，城门内侧筑有东西马道，由此登上城墙，可看到城门台上筑歇山式顶二楼三檐城楼。

美岱召原名“灵觉寺”，后改为“寿灵寺”，占地面积6.25万平方米，现存大雄宝殿、琉璃殿、达赖庙、三娘子灵堂等古建筑250多间，周围有5米高的石砌城墙。大雄宝殿内保存有明清壁画1650多平方米，其中许多反映蒙古族贵族礼佛的壁画尤为珍贵。它与明朝末年的历史紧密相连，与《明史》及明代大量史籍中所记载的蒙古土默特部领主阿拉坦汗及其妾三娘子（钟根哈屯，1550—1612）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族地区的一个重要弘扬佛法中心，因此，早在上世纪末，美岱召即成为中外蒙古史学者注目的地方。尤其是大雄宝殿内有一组描绘蒙古贵族信仰佛教场面的供养人壁画。据有关研究人员的著述，壁画是当时五兰妣吉迎请迈都里雅呼图克图而修建泰和门时，将大雄宝殿也进行了整修，作为供养人的形式而绘制在墙上。壁画上的众多人物以及丰富多彩的服饰、器物为研究16—17世纪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习俗、佛教、服饰方面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第三章的第五节，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境内的海棠山普安寺的摩崖造像艺术风格。据《阜新县志》记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章嘉活佛率藏传佛教弟子赴海棠山，在摩崖上先后雕刻了上师、佛、菩萨、阿罗汉、护法等与佛教相关的艺术造像 2000 余尊，现存 260 余尊。海棠山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森林公园。海棠山的摩崖造像堪称中国一大奇观。海棠山摩崖造像是蒙藏佛教四大活佛之一的章嘉呼图克图，依据藏传佛教四世班禅大师罗桑确吉坚赞所著的《上师供养资粮田》修持仪轨而创作雕刻的。摩崖造像最大的高约 5 米、最小的 15 厘米，其摩崖造像在雕刻艺术领域堪称一绝。海棠山普安寺是东部蒙古族佛教僧俗主要的朝拜圣地之一。

辽宁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的艺术风格在中国极为罕见，不但独一无二且显密佛教传承兼备。《人民日报》等国内新闻媒体都报道过海棠山摩崖造像艺术的情况，报道说：“堪称中国民间艺术杰作……”。许多国内著名学者、雕刻、绘画艺术家和佛教界专家学者纷纷前来考察调研，大家都认为海棠山摩崖造像是“中国蒙藏佛教东方中心现存代表……”和“中国一绝”。

海棠山普安寺摩崖题记有藏文、蒙古文、汉文和满文四种文字。内容主要是摩崖造像雕刻情况的记载，以及佛教真言咒语和赞颂诗词。摩崖造像雕刻主要有佛祖释尊像、阿弥陀佛像、观世音菩萨像、弥勒菩萨像、文殊菩萨像、金刚像、护法像、上师像、僧众像等造像。通过高、中、低凸雕刻艺术的表现方法，充分反映了北魏和晚唐的雕刻艺术风格。在吸收国内外雕刻艺术方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蒙古族、特别是阜新蒙古贞地区的民族艺术匠人的聪明才智和精巧的雕刻艺术风格。在摩崖上雕刻，显得造像庄严崇高，借石生辉，气势万千。

辽宁阜新海棠山普安寺摩崖造像不仅为研究清代我国蒙古民族史和蒙藏佛教文化艺术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雕刻艺术资料，

而且在佛教雕刻艺术方面给人们留下了具有蒙古民族风格的艺术珍品，海棠山普安寺的摩崖雕刻艺术在龟兹、云冈、龙门、敦煌、麦积山、大足和广先等地众多的石窟和山崖凸雕刻像中，将以本地区、本民族独有的艺术风格，独放异彩。

第四章，笔者论述了主要以田野调研的形式考察中国蒙古族地区各佛教寺院的历史情况以及近几十年恢复重建的情况。附录 1，论述了蒙藏地区佛教活佛转世由来；附录 2，以比较、论述的形式对蒙古族地区佛教的净土思想和汉传佛教的净土思想以及日本净土真宗的净土思想的特色进行了研究；附录 3，综述了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发展概况；附录 4，为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历史年表。

关键词：蒙古族 佛教 文化 艺术

目 录

内容提要 / 1

绪 论 / 1

第一章 元代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艺术风格 /16

第一节 蒙古族地区原始宗教——萨满教的艺术风格 /16

第二节 16 世纪蒙古族佛教寺院的造型艺术风格
——蒙古、西藏、汉传佛教建筑的艺术风格
以及尼泊尔佛教的建筑艺术风格 /27

第三节 元代以后的蒙古族佛教“利玛”(li ma,响铜)佛像 /34

第四节 元代蒙古族地区的佛教造塔艺术
——北京妙应寺白塔 /42

第二章 明清时期蒙古族地区的佛教文化 /63

第一节 明清时期蒙古族地区的佛教表现艺术
——金刚驱魔法舞的起源与艺术风格 /63

第二节 明清时期蒙古族地区的佛教仪礼艺术 /86

第三节 蒙古族地区佛教《无量寿佛灌顶》
的念诵仪礼艺术 /103

第三章 明清时期蒙古族地区的佛教造型艺术 /126

- 第一节 蒙古族地区佛教艺术与弥勒佛造像 /126
- 第二节 内蒙古杭锦旗菩提济度寺“吉祥果聚塔”的艺术风格 /173
- 第三节 明清时期蒙古族地区的佛教造塔艺术特色 /197
- 第四节 明代蒙古族地区的佛教壁画
——美岱召大雄宝殿壁画 /214
- 第五节 清朝初期蒙古族地区的摩崖造像艺术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海棠山普安寺上师
资粮田摩崖造像艺术 /231

第四章 蒙古族地区佛教寺院文化概述 /274

- 第一节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庆宁寺及克旗祭敖包 /274
- 第二节 塞外佛教圣地承德普宁寺 /291
- 第三节 佛教圣地五台山的蒙古族佛教寺院 /296
- 第四节 内蒙古库伦旗吉祥天母寺 /306
- 第五节 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
瑞应寺（俗称东藏） /314
- 第六节 内蒙古五当召 /327
- 第七节 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弥勒妙法成就院 /336
- 第八节 清代石刻浮雕龙尊王佛与关圣帝造像艺术 /340
- 第九节 内蒙古科左中旗寿安寺 /343
- 第十节 内蒙古集宁寺 /345
- 第十一节 内蒙古科左后旗双福寺 /346
- 第十二节 内蒙古贝子庙 /354
- 第十三节 内蒙古百灵庙 /357
- 第十四节 内蒙古多伦诺尔 /358
- 第十五节 内蒙古罕庙（戴恩寺） /366

- 第十六节 辽宁沈阳北塔法轮寺 /370
- 第十七节 蒙古族地区田野调查的情况
——以内蒙古梵宗寺为例 /373
- 第十八节 内蒙古包头市梅力更召 /411

附录

- 附录 1: 蒙藏地区佛教活佛转世的由来 /419
- 附录 2: 净土思想对世界和谐的作用
——蒙古族地区的净土思想与汉传佛教、
日本的净土思想比较研究 /429
- 附录 3: 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发展概况 /457
- 附录 4: 蒙古族地区佛教文化历史年表 /468

参考文献 /480

索 引 /499

偈 颂 /521

后 记 /524

绪 论

一、论题设定的理由

本课题研究了中国蒙古族地区的佛教文化，以该地区佛教文化的形成过程与蒙古族民俗文化的关系为主。蒙古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而灿烂的文化，其基础主要是以佛教文化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我国有 56 个民族，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为一体的国家。他们信奉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从事着农耕、游牧、狩猎、渔猎等多种文化，从接受佛教文化而言，他们有汉文《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蒙古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等。

佛教是释尊出家后，经过 6 年苦行，其后又在菩提树下坐禅觉悟，即发现了缘起法真理，之后用 45 年的说教实践而形成的。释尊为众生说教开示的四谛和八圣道，以及戒、定、慧三学等教法，是由汉族人、克什米尔人、藏族人的高僧传到蒙古族地区的。传入蒙古族地区的教法，蒙古语统称“布尔汗奴莎忒”（burqan no šasin），即“释尊的教法”。释尊的教法传入蒙古族地区后，其经论陆续用蒙古文翻译。这就是后世集大成的蒙古文《大藏经》。继蒙古文《大藏经》之后，用蒙古文撰写的佛教论书和注释等多种文献，被世人所注目。